

第二個傳統

「為了我們團體的目的，我們只有一個主要的權威——

一個有愛心的上蒼，而祂可以在我們團體良心中表達祂自己。我們的領袖只是受委託的僕人，而不管治他的人。」

AA的指導從何而來的？由誰管理AA？對每一位朋友和新來的會員而言，這也是一樁謎題。我們團體裡並沒有一位會長有權威管理會務，沒有掌管金錢的人可以迫使他繳納任何會費，沒有理事會能夠把犯有過錯的會員驅逐於外在的黑暗中，而且事實上沒有AA成員可以向另外一個成員發號施令而強迫他服從。當我們的朋友們聽說這一切時，他們驚訝地喊道：「這簡直是不可能的。其中必有隱情吧。」然後，這些講求實際的人去閱讀第二個傳統，發現AA裡唯一的權威是一個有愛心的上蒼，根據祂可能在組別的良知中表達出祂自己而定。他們就半信半疑地問一個資深的AA成員，這種方法真的有效嗎？顯然是個神智清明的人，這個會員則馬上回答說：「有效！確實有效。」這些朋友喃喃自語，依他們看來，這好像是個不明確、很模糊又相當天真的方法。然後，他們開始以觀望的眼光注視著我們，零碎學來一些AA的歷史，且很快瞭解

到事實的真相。

是A A生活中哪些事實促使我們立定這項看似不切實際的原則呢？

假設某一位資深的A A成員搬家到別的城市去。如今，他獨自一個人在那邊，他想，除非他把自己平白領受的一切傳遞給別的酒癮患者，否則他可能無法保持清醒，甚至無法繼續生活下去。因為在他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很可能有數以百計的人正在受酗酒之苦，所以他感到自己有道德和精神上的驅迫去提供幫助。再者，他也很想念自己家鄉的A A組別。他需要別的酒癮患者，就像他們需要他一樣。於是，他去拜訪神職人員、醫生、編者、警察和酒吧侍者……結果是那個城市現在有了一個A A組別，他就是組別的創辦人。

身為創辦人，他最初也是領袖，還有誰能夠當領袖呢？但是很快的，他所幫助的第一批酒癮患者開始分享他所親身承擔的權威。到此時，這位善意的獨裁者就成為一個由他的朋友們所組成的委員會的主席。對正在增加中的組別來說，這些人就是內部組織的服務階級，當然是自己指派的，因為別無選擇。在幾個月的時間內，A A在這個城市裡有了蓬勃的發展。

創辦人和他的朋友們把精神生活上的事務傳遞給新來的人，也租聚會場地，辦理醫院的手續，以及拜託他們的家人去煮一桶又一桶的咖啡。因為是人的天性，創辦人和他的朋友們也許會稍微陶醉在自己的光榮中。他們彼此相說：「如果我們繼續把這城市內的A A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也許是個好主意。畢竟我們是有經驗的人。而且，看看我們已經替這些酒鬼做過的那麼多好事。他們應該感謝我們才對！」說實在的，有些時候創辦人和他們的朋友們的表現是比以上所述的更聰明更謙虛，但是到了這個階段時，他們往往就是像我們描述的那樣。

然後，組別被成長的痛苦所包圍住了：要錢的人來伸手，寂寞的人更形憔悴，一湧而來的問題像雪崩一般傾壓而下。更重要的是，在組別內開始有了哀聲怨言，越來越大聲：「難道這些老鳥認為他們可以永遠地霸佔這個團體嗎？讓我們來選舉吧！」創辦人與他的朋友們感到傷心和消沈。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在會員之間奔波懇求，但是都沒有用，革命已經開始了。整個組別的良好快要接管事情了。

目前已屆選舉的時刻。假如創辦人和他的朋友們曾好好的服侍過，令他們驚訝的是，他們可能會繼續出任一段時間的原位。然而，如果他們曾頑強地反抗了洶湧的民主浪潮，他們可能立刻就擱淺了。不論是哪一種情形，現在這個組別有了所謂的輪值委員會，其權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從任何一方面來看，委員會的成員絕不能管治或指揮組別，他們是僕人。他們的特權就是替組別辦理雜事，有時候還吃力不討好。在主席的帶領之下，他們負責公關並安排會議。委員會的財務肩負重大的責任，要收下會員所捐的錢，存入銀行，繳納租金和其它的賬單，而且在業務會議中定期做報告。秘書要負責準備桌上的資料，從事接聽電話的服務，處理信件以及寄出開會的通知。

諸如此類的簡單服務使得組別能產生效用。委員會並不提供甚麼精神上的忠告，不判斷任何人的作為，不發出任何命令。只要任何人試著做出逾份的事，在下次改選時，也許會立刻被除名。如此一來，他們才遲遲地瞭解到，他們只是僕人，而不是大官。這些是眾人的經驗談。在A A裡，組別的良好是如此決定領導人應遵守的服務條件。

這立即使我們問道：「A A到底有沒有一個真正的領導地位？」答案絕對是：「有，即使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讓我們再回到那位被免職的創辦人和他的朋友們，看看他們的下場會怎麼樣。隨著悲傷和憂慮逐漸的消失，他們開始有了一種微妙的改變。到了最後他們會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就是A A俗稱的「元老政治家」和「滴心的執事」。變成元老政治家的那位明白組別的共同決定是滿有智慧的，他並不因為自己削減的地位而心懷怨恨。他的判斷力有相當的經驗做後盾，因此十分準確，而且他肯安靜地坐在一旁，耐心地等待著局勢的發展。變成滴心的執事的那位則深信，這個組別不能沒有他，他不斷地默許要再被選為委員會的委員，而且心中繼續充滿了自憐。其中的幾個人會變得那麼傷心，以致使他們把A A所有的精神和原則消耗殆盡，因而再度喝醉酒。有時候，A A的景象似乎是堆滿了流血的人形。在我們團體裡，幾乎每一個老鳥在某種程度上，曾通過了這個過程。幸好，他們大部分的人倖存，而且成為元老政治家。他們成為A A裡真正和長久的領導者。他們平穩的意見、可靠的知識和謙虛的典範會化解所發生的危機。在遭遇困

境時，組別必然會向他們求得忠告。他們道出組別的良好；事實上，這些人是A A真正的聲音。他們並不是由委託統治權去驅迫人，反而他們以身作則來領導。就是這樣的經驗使我們得到一種結論：建基於元老政治家深思熟慮的忠告上，我們組別的良好終久是比任何單一的領導者更明智。

當A A只有三年的歷史時，曾經發生了一件足以印證這項原則的事件。A A最先的一位成員，在與自己的意願完全牴觸的情況下，不得不遵從組別的意見。以下讓他自己述說此經歷。

「有一天，我在紐約市的一家醫院從事第十二步驟的工作。醫院的經營者，名字叫查理，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去。他對我說：『畢爾，我覺得你在經濟上如此窘迫，實在是很可惜。在你的生活圈子中，這些酒鬼都在恢復健康且賺很多錢，但你花費你所有的時間從事這種工作，結果你身無分文。這實在不公平。』查理從他的書桌中取出一份舊的財務報告書，把它拿了給我，他繼續說道：『這份報告說明了在一九二零年代，這家醫院營業的興隆狀況，每一個月以數千元美金計算的。這家醫院現在也應該能賺這麼多錢，而且只要你幫助我，就可以賺得到。那麼，你為甚麼不來這裡工作？我會給你用一間辦公室，替你開相當不錯的付款帳戶，以及給你盈餘的一大部份。三年以前，當史主任開始告訴我要藉由精神生活方面的方法來幫忙酒鬼的時候，我還認為是胡扯呢，但我的想法已經改變了。有朝一日，你的這群洗心革面的酒鬼，人數將會多達到可以坐滿麥迪遜廣場花園的程度，我倒不懂為甚麼你自己該照舊餓肚子。我所提議絕對是符合道德

的。你可以成爲一位凡俗的治療專家，比同行業的任何人都來得成功。」

「我瞠目結舌。最初良心還有點忐忑不安，直到我看出查理的建議真的是符合道德的。成爲一個凡俗的治療專家是毫無不妥的。我想到我太太，蘿依絲，她每天從百貨公司下班後，筋疲力竭地回到家，還要替滿屋子不付伙食費的醉漢做晚餐。我想到自己還欠華爾街債權人的一大筆錢。我想到幾位酒癮患者，他們的錢越賺越多。爲甚麼我不能跟他們一樣過好日子呢？」

「雖然我請查理給我一點考慮的時間，可是我已經差不多做好決定了。在坐上地鐵趕回布魯克林家中的時候，似乎是來自上蒼的指引忽然閃過我的心頭；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話而已，可是滿有說服力。事實上這句話直接來自聖經中，好像有一個聲音不停地向我說：『做工的得到工資是應該的。』回到家後我看到蘿依絲照樣在煮飯，還有三個醉漢，滿臉飢餓的樣子，從廚房的門口看著她。我把她拉到一邊，告訴她這個天大的好消息。她看起來像是感興趣，只是沒有我想像中那樣的興奮。」

「那天晚上有聚會。雖然住在我家裡的酒癮患者似乎都不會清醒過來，但還有其他一些人已經康復過來的。他們和妻子一齊擠進我們樓下的客廳。我馬上猝發地開始述說我轉運的故事。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那不動感情的面容，以及集中在我身上的那種專注目光。以減弱的熱心，我勉強把故事說完。接著有好一陣子的無語。」

「然後我的一個朋友稍微膽怯地開口說：『畢爾，我們都知道你的窮困。我們感到很困擾，也常常想該怎麼辦才好。但是我認爲，如果我現在說你的建議讓我們更加焦慮，我代表的是大家的心聲。』說話的人聲音則越來越有信心。『難道你不明白，』他繼續道，『你永遠不能成爲一個職業的人士嗎？雖說查理一直都對我們很慷慨，可是難道你看不出我們絕不能把A A和他的醫院或任何醫院連在一起嗎？你說查理的建議是道德的。的確，這話沒錯，但是我們的作爲不是光有道德就夠了，必須要比這更好才行。當然查理的想法很好，但是卻還不夠好。畢爾，此事相關生死，只有最好的方法才行得通，別的一概不行！』我的朋友們用一種挑戰的眼光看著我，他們的代言人則繼續說道：『畢爾，你不是常常在這個聚會中說，「好」往往是「更好」的敵人嗎？很顯然，眼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你不能對我們做出這種事來！』

「就這樣，組別表示出其良知。組別是對的，而我是錯的。我在地鐵上聽到的聲音其實並不是來自上蒼。從我朋友的口中所說的話才是真正的聲音。我聽進去了，而且——感謝上蒼——我也服從了。」